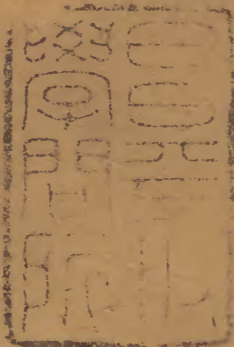


朱子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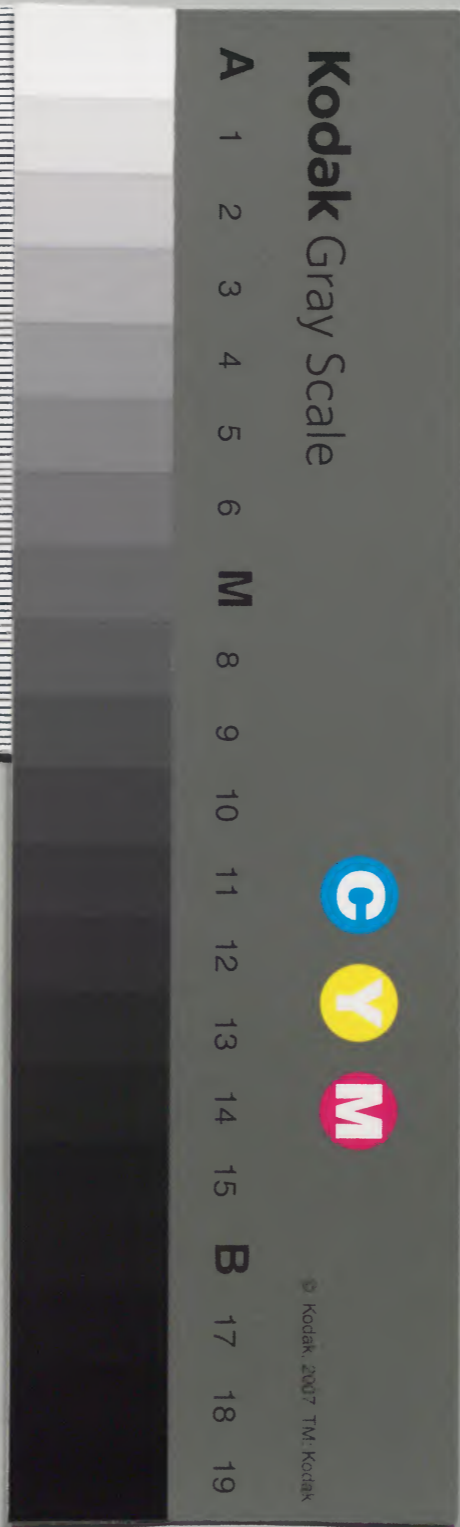


			五	漢
	一	二	二	書
	〇	〇	六	門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五		漢
〇	二		書
〇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61
冊數	20 (16)	
函號	298	274

孟子精義一之七



孟子精義綱領

淺草文庫

伊川曰孔子之後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聖人之道益尊 又曰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才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非子思孟軻則幾乎熄矣道何嘗熄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旣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言一箇志孟子便

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而已

明道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只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淺所見如是 又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伊川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又曰由孟子可以觀易

或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先生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

明道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爲近有用力處 又曰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又曰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之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克之

伊川曰顏孟之于聖人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濫

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粹近聖人氣象

明道曰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伊川曰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楊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向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退之晚年爲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橫渠曰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謝氏曰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班兩點遂將擎拳豎拂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又曰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着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住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又曰顏子充擴其學孟子能爲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才粹美

楊氏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

孟子精義卷之四
三
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才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于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息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以爲迂濶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今其書具存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息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又曰昔人有爲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爲聖而孟子鄙之曰駛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于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爲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

而爲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
何爲其亦紛紛譏譏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
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
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
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爲好辯况今去孟子千有餘歲
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
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爲其徒
者又畏天下指爲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
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如此恐非聖賢之用心
也 又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
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
上來人能正心則是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
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
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儘去得但於性分之
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
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
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
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
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也仁也仁
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又曰孟

孟子精義綱領
子之書世儒未嘗深考之故尊之者或過其實疑之者或損其真非灼知聖賢之心未易以私意論也世之尊孟子者多失其傳非孟子過也而遂疑之亦過矣近見一書力詆孟子之非恐必有所授難據以口舌爭也謂道以
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九經尤長于詩書非也趙岐未為知孟子者焯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請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孟子精通於易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伊川云由孟子可以觀易

孟子精義綱領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一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明道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又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齊語謂某處取某處遠近
伊川曰君子未嘗不欲利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為心則有害在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利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又曰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蓋

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怨仇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誠哉是言也大凡人之存心不可專利尤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之所共惡于是莫有益之而或攻擊之矣故聖人戒之曰立心勿恒乃凶之道也謂當速改也 伊川先生論范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倣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橫渠先生曰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楊曰君子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使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尹曰梁惠王以利國爲言而孟子對以仁義者苟以利爲事則不奪不饜矣知仁而不遺其親知義而不後其君則爲利也博矣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彼以利而不知仁義其害豈有旣乎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橫渠曰不賢者民將去之故不保其樂也

楊曰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又曰梁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爲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囿之觀是

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
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于
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
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尹曰麋鹿魚鼈皆遂其性則與民偕樂也可知矣曰賢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告君之道當然其
意深切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伊川曰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
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
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問古者百
畝今四十一畝若以地土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
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少有一家
九人者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
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救之義故亦可足
又曰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
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

楊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
以是爲盡心以是爲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
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曰自不違農時而下至使
民養生喪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爲政也故爲
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飢不寒此制民
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

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政是謂徒善徒
善不足以爲政行先王之道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
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
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此之謂也
尹曰孟子所言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不知出于王道而
欲民之多於鄰國又歸罪於凶歲其不知本也甚矣反
以孟子爲迂濶而不見用哀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楊曰翟霖送伊川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
生令轉椅勿背霖問曰豈不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耶
伊川曰但其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
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者也蓋象人而用
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
忽則于人可知矣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
至于輕忽人

尹曰爲政之不善一至于此不能遵王道故也惡在其
爲民父母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尹曰古之聖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王據有大國
而反敗辱焉不能施仁政而遵王道故也仁者無敵豈
力不足哉惑而不爲焉耳

孟子見梁襄王章

尹曰戰國之際干戈相勝非救民於亂者也殺人而已
矣欲天下之定于一可乎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明道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于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于霸者哉

伊川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強然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于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爲美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又曰古人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此特告齊王云爾聖人則不待推

楊曰齊宣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事不足爲也已大匠不爲拙工改廢其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又曰管仲爲政于齊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錄也然學當爲王者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嬖奚與王良乘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爲之然管仲之功詭遇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曾西羞比管仲正類是與又曰爲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產告之使民不飢不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又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格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勇好色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又曰孟子之道其要在心術如是心足以王矣此言極好心術明且正何所施而不可學者須是就心上做工夫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爲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爲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爲是謂將順又曰詳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又曰善推其所爲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則無待乎推矣
又曰中庸發明忠恕之理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爲者
乃是參彼已爲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不
謂之仁則知此意
尹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以其不務本而求末
故也觀此一章曲盡其理患不能推而行之耳孟子務
引其君於當道志於仁者率此類也夫亦在乎爲之而
已矣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一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章

楊曰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
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
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爲主人和則氣和氣和
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舉疾首蹙
額雖奏以咸音韶濩無補于治也故孟子告之以此始
正其本而已

尹曰王者之所以王者得民心而已推已之心以及民
與民同樂則王天下也孰禦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章

尹曰文王之困與齊宣王之困一也不與民共之則是害民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章

伊川曰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曰唯仁者爲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較亦樂天順理者也呂曰畏天者以人畏天天人未合樂天者天人已合天道在已

尹曰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之心用謀也以大事小則樂天而無不覆載以小事大則狹隘而私于一國仁者之心知者之心于此殊矣能法文武之用心則民惟恐君之不好勇也若夫按劍疾視則其小勇陋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楊曰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之固然也 又曰角爲民徵爲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也

尹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而心則未始有異也孟子所以力陳其說使曉然易知其言可謂深切矣齊宣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楊曰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智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爲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之邪心不可爲也然而孟子不以爲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于決溢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于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前上合下便執得

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予謂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真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况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

使小人乘間謬爲邪說以進則其水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周公則更而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年制禮作樂昔者武王所由之政安在聖人作處惟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時乘理天下安利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間艱難勤苦制爲法度蓋欲以救時弊便百姓也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亦神考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爲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天下百有餘年海內

安樂其法度豈不皆善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亦知要
是而已謂之不孝可乎自唐宋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
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豈常人做得然而
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耳若謂時使之然則神考
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考所以望乎後
世也何害于繼述而顧以爲不孝乎今之所患但自不
敢以正論陳之于上恐有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
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有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
所在徒有口辯則勝他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
孟子便無開口處

尹曰孟子之不欲毀明堂欲齊王之行王政也文王之
政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皆指事而言可謂善引其
君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章

尹曰友之失友道士師失其職齊宣王既明知其罪矣
至於四境之不治則恥于自責此齊宣所以終不足與
有爲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橫渠曰國君進賢如徇從人情不得已而進之則貪妄
者日益進于上廉恥之人反屈于疏賤矣

呂曰世臣如畢公弼亮四世之類

楊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
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之然
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

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
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
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
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
之言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
如此則權常在我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爲之亦必終
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尹曰世臣則累世修德必能輔君以道而可則者也取
人苟不詳審則好惡必不公爲害甚大尚何世臣之有
哉是以國君進退羣臣必察于國人之論而不自恃也
苟用此道則賢否判然人不可得而欺矣人君之務執

大於是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章

楊曰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爲君
矣是誅一夫也何弑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
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弑蓋其智不
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耳

尹曰孟子爲當時而言以警戒時君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章

伊川曰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旣成矣將以行之
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身足貴哉
楊曰此輩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
此

尹曰孟子之卒不得有爲於國蓋類是也

齊人伐燕勝之章

楊曰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又曰或謂文武所謂至德以不累于高名厚利故也所謂不累于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謂不累于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果如此言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爲累于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其取天下何難之有而

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或又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稽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紂是聖人之清者也此亦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于武王而受國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之他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孟子精義卷二
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尹曰文王武王之用心凡以爲民也齊人之伐燕則異是矣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所以淡告之而宣王未之思也

齊人伐燕取之章

尹曰湯以七十里爲政于天下而齊以千里畏人者由取之不以其道故也

鄒與魯闕章

尹曰孟子引曾子之言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謂知所本矣民心其可強之乎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橫渠曰使民效死則政教可爲

尹曰事無理之國以求苟安豈人君之用心哉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孟子言其正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橫渠曰所爲善故可繼續而行變詐一時君子不爲人無取法也

尹曰齊人將築薛而滕文公恐孟子以太王居邠告焉繼之以強爲善可謂能自盡也文公恐懼而不知自強異乎太王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伊川曰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

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
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
使人循禮法而已

楊曰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
則以太王去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
爲可繼亦在彊爲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市
不知爲善而去國則民將適彼樂土矣尚誰從之哉然
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不若效
死勿去之爲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爲恐問救之之術
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
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者
害人而繼之以效死勿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謀
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
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
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卽所謂命

尹曰無太王之德則民不應之矣尚孰肯從之哉當是
時不知民心之向背徒知強弱之相陵故孟子必以人
心向背言之

魯平公將出章

楊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爲之非人
之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尹曰聖賢之進退出處有禮義存焉嬖人妬賢而間毀
之孟子歸之天可謂知命矣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二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伊川曰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修治便是了

或問曾西不為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

曰羞管仲之所已為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楊氏

曰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于施

為如是而已其于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

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譬之

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仲尼之

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或問曰衛於王室為近懿公

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時夷狄橫而中國

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爲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于中原當是時
只爲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誠難
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
則不足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功故莫敢輕
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
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
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
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
微方是時縱能救之于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
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
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爲
汲取之曰聖人之于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况於
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仲之事蓋不暇爲矣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選用之否曰管
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
若不使他自爲或不官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
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
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
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
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
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今蘇
州朱冲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甚
衆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收息則視衆人所取而輕

之此皆是好事只爲其意正在于規利而竊譽于人故
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
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
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舉管仲
其實亦識他未盡况于餘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
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
言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
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論語稱管仲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所爲
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
管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爲
又曰自古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爲利疚而
遷者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所爲多假義而行自王者
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溺于利而不知反由孔
子而後爲天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

明道曰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則
能無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又
曰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
伊川曰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
問 又曰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
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
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
也此不動之異 又曰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

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明道曰君子道宏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測此君子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伊川曰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所主使心不動又曰北宮黜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此宮黜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明道曰北宮黜要之以必為孟施舍推之以不懼北宮黜或未能無懼故黜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子各有所似 又曰北宮黜之勇在于必為孟施舍之勇能于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會子明理守約者也 或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

曰北宮黜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宮黜之養勇也必為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為約故以黜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又曰北宮黜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會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

伊川曰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于氣者有勇于義者君子勇于義小人勇于氣 又曰不得于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明道曰不得于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為主若言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又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

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伊川曰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又曰志氣之帥若論浩
然之氣則何者為志志為主乃能生浩然之氣志至
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内外交
相養也

明道曰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
害心疾 又曰率氣者在志養氣者在直內切要之道

無如敬以直內 又曰志可不克志一無則憤亂矣今之

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義理勝氣者鮮也 又曰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又曰學者為

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或問人莫不知和柔寬緩

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先生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

心也 又曰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

氣為養氣者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又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持國曰凡人志

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為吾使志一則動氣矣先生

曰誠然矣志一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一則動志非

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

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因論持先生曰只

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又曰告子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

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

動氣為多且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

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 又曰

孟子知言便是知道 又曰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
自言我知道耳 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
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伊川曰心通乎道故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
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
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
非猶不持權衡而較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
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又曰知言之

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已
然後知言知言然後能格物而窮理 伊川一本作知
言始于格物

又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
答公孫丑夫子焉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

養氣答之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

如何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

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

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 又曰學者須

要知言 又曰孟子養氣一言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

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之之功如不識怎生養有物

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

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明道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

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

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

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

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
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上微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
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
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又曰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
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孟子實有浩然之氣
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 又曰內直則其氣浩然養
之至則爲大人 又曰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
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伊川曰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
者氣昏而塞之爾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
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
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又曰志順者氣不

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
然之氣也乃在于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李朴字先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
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又曰學者不必遠
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但是約處乾卦言聖
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雖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
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無別途穿鑿係累
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
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欲
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
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伊川曰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

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明道曰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主于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

楊遵道錄伊川語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卦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于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于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

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見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皆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伊川曰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明道曰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噍以殺皆此類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問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于天地間無窒礙否曰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

體 又曰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塞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別是一件事也 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漠之氣象

伊川曰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道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言義又曰配義與道卽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是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以金爲器旣成則目爲金器可也 又曰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 又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 又曰浩然之氣旣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之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旣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旣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明道曰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又曰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只是氣虧不義便是集義疑有私意便是餒 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也

又曰集義所生者集眾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 又曰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于充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于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生 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為山須是積土乃成

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為義一作浩然之氣難識須要

認得當行無不慊于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于坤卦不言剛而言方者剛則害于地道故下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无不利坤之六二只為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故為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無二但至有淡淡大小 又曰必有事者

主養氣而言故必主于敬勿正勿作為也心勿忘必有
 事也助長乃正也 又曰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也
 勿正者若息此而曰善然後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
 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
 一之意 又曰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
 之為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又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
 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 又曰正是著意忘則
 無物 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事之事勿以長養
 氣之道當如此 又曰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又曰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又曰鳶飛
 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
 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
 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或問伊川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
 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于
 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
 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
 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也 或問必有事焉
 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
 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
 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
 理只是發而見于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
 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于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

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于已
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
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
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
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
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
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
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又曰敬以直內有主于內則虛
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
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此語雖近
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久必別 又曰今志于義理而心
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
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
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
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又曰志不可不篤亦
不可助長志不能篤則忘廢助長于文義上也且有益
若于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
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數句煞好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歲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
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况云事則
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明道曰孟子知言卽知道也詖淫邪遁是觀人之言而

知之亦可以考其書然本意唯爲觀人之言也 又曰
諛辭偏蔽淫辭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于耽惑遁辭生
于不正窮著便近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楊墨兼有
又曰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
以知言蔽陷遁窮皆離本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
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言也而
曰我於辭命則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乃窮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
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
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

伊川曰夷惠有異于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
下不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又曰父子君臣天
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
一本無天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
是王者事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以爲武侯戰伐
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
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已
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則何害 又曰有若等
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爲阿好而言謂其論
可信也

明道曰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至
阿所好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于堯舜而觀生民
以來有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爲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

也

伊川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使不如此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措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問夫子賢於堯舜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橫渠曰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曰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者達乎是哉又曰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苟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侈近于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又曰四辭以溢侈偏妄四字推之 又曰宰我子貢善推尊聖人說辭冉顏善知聖人德行而言之仲尼有德且有言孟子言我於辭命爲能有所尊也

呂曰北宮黝守外形孟施舍守我氣曾子守約義 又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其所以充塞天地固非一日之力思無邪以養諸內行無不慊以防諸外積之有漸

至于睥面益背其充塞之驗與 又曰守約必先博學
窮大必先執中致一必先合兩用權必先反經學不博
而求守約則識蔽於小故言入於詖中未執而欲窮大
則心陷于大故言放于淫兩未合而求致一則守固而
道離故言附于邪經未正而欲用權則失守而道窮故
言流于遁 又曰蔽者見小而不見大故其辭詖如申
韓只見刑名便謂可以治國此日不見大道如坐井觀
天井蛙不可以語東海之樂陷者務多不務約故其辭
淫如司馬遷之類汎濫雜駁不知統要蓋陷在衆多之
中不能自出如人陷入大水杳無津涯罔知所濟離者
見左而不見右如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夷清惠和皆只
是一偏不能兼濟蓋將道分離開故其辭邪窮者知所
避而不知歸故其辭遁如莊周浮屠務欲脫去形迹殊
無歸著故其言惟欲逃避所惡而不知所向如人逃難
不得其所益以窮矣 又曰仁者誠于此者也智者明
于此者也反身而誠知未必盡如仲弓是也致知而明
未必能體如子貢是也惟以致知之明誠其意以反身
之誠充其知則將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故曰仁且
智夫子既聖矣 又曰仲尼有其德而無其位于禮嘗
言而不制故或行夏或善殷或從周于樂嘗正而不作
故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如有用者則以其所言制爲之
禮以其所正作爲之樂故其禮貫先後聖之精義其政
有不盡乎樂集古今之正聲其德有不至乎可加損者
文也不可加損者道也自百世之後觀之以比百世之

王皆莫之能違此子貢所以知聖人之深謂生民以來未之有也

謝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浩然之氣須于心得其正時識取 又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他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却須教他識箇體段始得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者將道義明出此事或問必有事焉是持敬否正是矜持過當否曰近之又曰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先生曰可知是學有多少病在大凡恭敬必勉強不安安肆心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

之間須仔細體認取 又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于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不留情也學道則異于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于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于釋氏此也 又曰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地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識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

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又曰鳶
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
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爲言則上面更有天在
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
與點之意 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
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
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
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
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楊曰齊王不忍牛之齧棘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
之也而百姓謂王爲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
求於心則齊王誠爲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爲氣之帥則氣
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又曰志氣之帥則
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
可也 又曰無暴其氣者蓋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
其心氣壹則能動志故也 又曰通天下一氣耳天地
其體也氣體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
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剛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
乎天地之間蓋氣之本體也氣無形聲之可名故難言
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明之也 又曰必有事焉勿
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
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爲害則同矣循其固然而順養
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又曰通天下一氣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牴于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揠苗者也曲執甚焉 又曰養氣之道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萋莠之傷助之長則揠之而稿矣其說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夫助之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也問伊川先生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如何曰事說勿正則可心說勿正則不可伊川讀書直是不草草他議論方是議論 又曰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爲一句養而無害爲一句或曰明道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直養伊川堅云先兄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莫不妨曰嫌于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他說話須是與他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著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有天下曰只看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有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而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_{有爲之時}人固已心悅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如何 又曰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

孟子精義卷三
至於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 尹曰孟子當一國之
任行至聖之道而無所動心故公孫丑以爲過于孟賁
之勇孟子因言北宮黝之必爲孟施舍之不懼曾子子
夏之徒養勇以不動其心及夫告子之不動心是非優
劣以告公孫丑而又言已知言養氣之說詳焉雖然北
宮黝之徒能養勇耳未知道也孟子則知言而養氣知
言者知道故也養氣者合理也知道則是非無不判詖
淫邪遁之害無不知齊國之任不足爲矣苟或不能知
言而養氣則必動其心動其心則發于政而害于事矣
雖然至德難言也故孟子推尊孔子而自以爲不能至
于聖人則不敢居焉歷論古聖人無以加者孔子而已
矣臣聞之師程頤曰孟子養氣之說學者所宜潛心也

所謂浩然之氣者天地之正理吾之所固有也其爲氣
也至大至剛以直其體則名曰道其用則名曰義學者
能識之然後可以養之不養則爲私心所蔽而餒矣夫帥
氣者在養志養志者在直內養之如何必有事焉不可
正也不可忘也不可助長也主一而已直內而已存而
勿失而已如是則集義而能配義與道施之則充塞乎
天地之間斂之則退藏于密真學者之要務也 或問
晁以道言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
子卑孔子者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
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

尹曰王霸之優劣如此而當時之君莫能爲此天下之

所以不定于一也

孟子曰仁則榮章

尹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國家閒暇般樂怠傲不修政刑雖小國必侮之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孟子引詩云自求多福可謂知言矣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伊川曰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無此二布 又曰順天爲政者天吏也

呂曰奉行天命之謂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故湯武得天吏之稱

尹曰士皆願立於其朝商皆願藏於其市旅皆願出於其路農皆願耕於其野民皆願爲之氓如是則鄰國之民仰之如父母而無敵於天下又何疑焉然則安可使之不願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伊川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于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又曰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顛有泚推之可見 明道先生見謝顯道記聞甚博謂之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顯道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心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

心惻然有心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

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明道曰羞惡則有所不爲知所止乃義之端 又曰仁義禮智信于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作更有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卽東西卽西則無一有信不字信

或問伊川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乎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草在四端之間疑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又曰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又曰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又曰人皆有是道惟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呂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忍之則憊怛而不安蓋實傷

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
彼傷則我傷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彼忍人者蔽固極
深與物隔絕故其心靈枯于一身而不達于外爾

謝曰人須是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
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 又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
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
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
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
兄弟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
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
也故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即著
循字不得

游曰惻者心之感于物也隱者心之痛于中也物之體
傷于彼而吾之心感應于此仁之體顯矣故君子之於
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見其全不忍見其傷而况於
民乎况於親戚乎故惻隱之心莫隆于親而民次之
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自然之序也
彼愛無差等者失其本心也已 又曰惻隱痛傷也傷
在彼而我傷之痛在彼而我痛之傷痛非自外至也因
心則然此惻隱所以爲仁之端也至于充其心體之本
然則萬物一體矣無物我之間也故天下歸仁焉
或問何以知仁楊氏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
居但以此體究久之自見且孺子將入于井而人見之

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耶曰
出于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
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
曰禮豈出于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
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聖人之僞真箇是
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
事多與此等稍疎濶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爲前
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
禮之端亦只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僞爲
也 又曰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
與生俱生一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後
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可謂不知道德
仁義禮者之言也謂禮爲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爲禮
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
所用如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末之者其意欲
民還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
樸不亦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而已非能
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
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惟
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尹曰人之有是四端得于天者然也苟能推不忍人之
心以及民則民歸之如父母矣苟不能推此心以及民
則不足以事父母况其他乎非失其本心而何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兩人哉章

尹曰人之擇術不可不慎也如此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明道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百世之師也

伊川曰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

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

哀哉 又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

舍之猶懼其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又曰樂取于

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乃公也

橫渠曰君子爲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

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而已共改之者過雖在人如

在己不忘則訟焉共悅之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

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之謂達善達不善

謝曰子路百世之師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故孟

子將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

尹曰有過而不能改吝也喜者改而不能吝己而從人

此其所以爲大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伊川曰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拔本塞源 又曰隘與不

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又曰夷

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何罪 又曰孔子之時道雖不

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

益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

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

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楊曰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爲百世
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又曰伯
夷柳下惠之風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爲百世師論其學
則必至于隘與不恭此君子所以不由也 問伯夷聖
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
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尹曰孟子謂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而又曰隘
與不恭者何也孟子非謂夷惠爲聖人也得聖人之極
清極和者耳夷惠之清和聖人清和也而其流之弊必
至于隘與不恭故孟子立教拔其本而塞其源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三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四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尹曰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章

楊曰夫孟子將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爲其召之故不
往明日出弔蓋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
猶不諭其旨况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
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
之間是之謂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
有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于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侯各

孟子精義卷四
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非一國
所能專制也故士於斯時有不爲臣之義時若苟無尊德
樂義之誠心不足與有爲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况
得而召之乎

尹曰君子之行止進退衆人固不識也類皆如此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章

尹曰君子之辭受惟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章

尹曰王於距心皆知其罪而莫能改也

孟子謂軻鼂章

尹曰進退久速皆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章

尹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尹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盡夫孝心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章

楊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
遂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于係
累其子弟而後燕人叛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非也
尹曰惟義可以伐不義不然君子不與也

燕人畔章

伊川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如
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如此然有差等矣 又曰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

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呂曰周公不知管叔將畔而使之周公之過也周公之心以弟待兄度其必不畔親親之恩過厚爾若求無過則宜如舜之使象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

伊川曰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爲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耳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尹曰繆公之待子思惟恐子思之不畱也泄柳申詳之事繆公惟恐公之見棄也孟子之進退則子思之徒也而客之言不出於子思繆公之事故孟子不應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伊川曰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淡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于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

楊曰考槃之詩曰永矢弗過說者曰誓不過君之朝非也矢陳也亦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

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視其君如寇讐者此尤
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
讐以爲君言之也爲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
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
處爲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復以用我我必
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 又嘗夜夢人問王由是用
爲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樸實故足以爲善如好
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孟
子其樸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
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尹曰易卦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正吉罔孚裕無咎孟
子可謂盡此理矣尹士何足以知之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伊川曰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默識得此體用
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他又云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
他

明道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
世合我而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賢之言
氣象自別又云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

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
能到此故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尹曰道之行與不行亦時而已聖賢自任之重如此何
不豫之有

孟子去齊居休章

有泉曰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
祿以觀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之
尹曰進退辭受不可以無義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四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或問人性本明因何得有蔽伊川先生曰此須索理會
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
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
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塗人一也才稟于氣氣有清濁
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
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
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
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
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于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尹曰人之性無不善蓋無有聞善而不信者也苟能自
信何患不至乎孟子可謂諭之以道

滕定公薨章

伊川曰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卽義也三年之
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問喪止於三年何也曰歲一周
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于親至此猶未
忘故必至再變再變猶未忘故又繼之以一時

尹曰聖賢之道繫于行與不行人之聞道在于信與不
信滕文公信孟子其效若此而孟子轍環天下卒無所

遇悲夫

滕文公問爲國章

伊川曰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
儒所記未必是也 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
也祿外之田也 又曰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
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
俟其成家別受田也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
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
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
少之理 又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
善治者做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做封建而使之而民
不勞做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

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此段

或疑非先生語

橫渠曰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十而自賦其一也先生與二程先生論井法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要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先生謂必先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堦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

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矣伊川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十一也先生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衰分之以衰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先生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或曰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為已功則如何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為氓亦幸也明道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眾不願者寡伊川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伊川言議法既

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先生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
有取之者伊川言不行于當時行于後世一也先生曰
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有行之道
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
法先王伊川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竭目力焉能盡方
員平直須是要規矩二程又問官戶占田過制者如何
先生云如又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畝采地儘多又
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槩與
之則無以別有田者

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
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其要
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
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
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
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
吾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
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
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
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
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呂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較數歲之中以爲常
是爲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
是爲助不爲公田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取于百畝
是爲徹

楊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
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貢
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
國用助法有得于此歟

尹曰傳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聖賢之
用于世其心一揆使孟子之言得行豈特善于一國而
已行而無助類皆如此可爲興歎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

伊川曰許行所爲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當時義農之
事失其義理者猶之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是也 又

曰儒者其卒必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
只爲于已道無所得故不能安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
之 又曰氣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張盛若冬不春
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
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得堯舜然
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
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
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
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人一般聖人于其中只有功用放
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 一云堯
之于民匡直輔翼聖賢于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
以常久者示人

明道曰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貢蓋于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
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
鈍矣然觀其于孔子沒築室于塲三年然後歸則其志
亦可見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
此

伊川曰孔子門人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
別子夏子張子游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不
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

呂曰言治者必曰太平習聞其名而未見其象勞心者
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則
勞佚平矣富有天下不爲有餘貧食百畝不爲不足則
貧富均矣至于祿厚者責重祿薄者責輕役重則賦輕
役輕則賦重視其迹若參差不齊要其實則其道如砥
若夫以封建均邦國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太平之著見
者也

楊曰舜之臣二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
下治所謂五臣者孟子所稱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
暢茂禽獸偪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
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
若鳥獸草木乃在皐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
先後之常叙宜如此也亦時焉而已矣 問舜之
時在廷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皐陶何也曰
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摠百揆而皐陶施

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爲一觀舜之命臯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臯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爲詳故臯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臯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而子貢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

尹曰異端邪說眩惑時君各欲售其說者豈有旣哉孟子力闢許行之言歸之正道可謂盡善盡美矣雖然古之爲異端者則亦自處於異端而已至於後世則又有學孔孟之道而志於異端邪說者此道之所以益難明也亦時之不幸也夫

墨者夷之章

伊川曰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故直之也橫渠曰夷子謂愛無差等則二本也彼有取爾也謂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所取者在此

尹曰老吾老以及人老一本也愛無差等二本也一本者理也二本者僞也夷子之道無孟子以子之其爲後世之惑豈有旣乎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之五

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六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伊川曰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楊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或曰居今之世其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恤其去就可以行道孔

孟子精義卷六
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已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尹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趨利而不憚於枉安能直人而正國家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

伊川曰廣居正位大道一也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 又曰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卽是廣居

尹曰公孫衍張儀孟子以爲妾婦之道爲其不以義而事君也夫居正位而行大道不以利害動其心者豈儀衍之敢望哉

周霄問章

尹曰進不以義未有能行其道者也故君子難之不以其道而仕直鑽穴之徒歟

彭更問章

尹曰志聖賢之志行聖賢之道而享聖賢之奉士之所無媿也非其道則何可以受如其道則何足爲泰而世之人以利害貴賤之心度之何足以知聖賢也哉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尹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章

尹曰君子寡而小人衆未有能立者也而欲有益於其君難矣哉是以人君用賢必察之審而用之衆不然則是使孔顏盜跖相闕於前孔顏之不勝盜跖無可疑矣可來慎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章

楊曰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爲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矚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矚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楊子謂拙身以伸道非也
尹曰君子之所養以義苟非其義則利心也不可以不察

戴盈之曰什一章

謝曰明知此義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肖捨去是不勇也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天下之達道三仁知勇而已

楊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鑿與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卽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尹曰去害改過如救焚溺猶恐其遲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章

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

子只關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或問伊川曰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

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又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 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未遂至楊墨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又曰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 又曰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又曰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又曰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乘彘然亦惡亂人之心 又曰仲尼聖人

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尹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不亦異哉是以常人之心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章

尹曰君子之爲君子者曰理曰義理義者心之正也充仲子之操豈所謂理義也哉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六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七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尹曰治國而無法度未有能成善治者也雖聰巧有過人之知不以仁政不法先王何異捨規矩而欲成方員捨六律而欲正五音也哉是以孟子反覆開陳而繼之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後世人臣不知出此義而言治道者妄也謂吾君不能者多矣皆孟子之罪人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伊川曰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又曰仁則一不仁則二 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

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又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爲美謚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謂之桀紂

游曰愛敬盡於事親則孝之性盡矣盡之云者愛欽之道於是至矣不可以有加焉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其理正如此也孟子言聖人人倫之至也人倫至於聖人而後爲至者蓋非盡性不能也學者之於人倫亦期於盡而已矣

楊曰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盡夫道以爲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尹曰孟子每言治民事君之法又力言其危亡名謚所以深戒後世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章

尹曰孔子有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而後世曾莫省夫仁而爲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尹曰有是實則有是應無非自己者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章

楊曰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齊家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爲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尹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故大學之道必以修身正心爲本不有其本未有能成功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章

呂曰巨室大家也仰而有父母俯而有妻子有兄有弟有臣有妾尊卑親戚一國之事具矣嚴而不厲寬而有閑此家之所以正也大家難齊也不得罪於大家則於治國治天下也何有

尹曰此理至要而易行而人未始以爲急務不知要道故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伊川曰凡言五年七年之類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學者當思其所作爲如何乃有益
尹曰古者方伯連率至於附庸小大有序莫不安其分也至於後世戰爭尚力以強弱而亂其序矣爲小國者旣不能安其小又不能師文王而無敵於天下徒恥之無益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尹曰自古亡國敗家者皆由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故也是以古之明君常以危亡蓄害爲潑念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尹曰得民心者無它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而已矣不能爲此至於困憂辱陷死亡而不悟悲夫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伊川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又曰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又曰語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下愚有二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愚民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尹曰人孰不可以聞善難與言者自暴故也人孰不可以爲善難與爲者自棄故也人皆有可得之資而自暴棄之是足哀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章

尹曰治有本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伊川曰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又曰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又曰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呂曰自治民而造約必至於明善然後已明善者能明

其善而已如明仁義則知凡在我者以何爲仁以何爲義能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則在我者非徒悅之而已在吾身誠有是善所以能誠其身也 又曰君子之於天下志在及民而已反求諸約不至於明善則雖有民不可得而治矣蓋明善則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矣明善者致知之所及也及乎知至則所謂善者乃吾性之所固有非思勉之所能及也反求身而萬物皆備則斯善也知有諸已矣善而不知有諸已則雖父子之恩猶疑出於非性則所以事乎親者或幾乎僞矣如舜之事親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則其誠乎身者可知矣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則人之所信於朋友者豈可以聲音笑貌爲

哉內誠盡乎父母內行孚於家人則朋友者不期信而信之矣故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上之所求乎下者不察乎鄉則不得察乎鄉者不見乎家則不得苟誠其身矣則患行之不著人之不知未之有也故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獲乎上者有善而見信有功而見知吾所加於民者莫非善也不獲乎上者德進而見忌功高而見疑身且不保尚何民之可治哉故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又曰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大而天下遠而萬古求之人情叅之物理理之所同然者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理本如是非人私智所能爲此之謂誠誠卽天道也天道自然何勉何思莫非性命之理而已故誠者天之道性之者也

誠之者人之道反之者也聖人之於天道性之者也賢者之於天道反之者也性之者成性而與天無間也天卽聖人聖人卽天從心所欲由仁義行也出於自然從容不迫不容乎思勉而後中也反之者求復乎性而未至也雖誠而猶雜之僞雖行而未能無息則善不可不思而擇德不可不勉而執不如是則不足以至乎誠矣游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然有誠之者不勉而中無爲也不思而得無思也從容乎中道是聖人之事也故爲天道至於擇善則有思矣固執之則有爲矣拳拳乎中道是賢人之事也故爲人之道聖賢雖異稟其爲誠身一也

楊曰不明乎善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故欲誠乎身必先於明善不誠乎身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况能順其親乎故欲順其親必先乎誠身不順乎親則於其所厚者薄也况於朋友乎故欲信乎朋友必先順乎親夫責善朋友之道也不信乎朋友則其善不足稱也已而欲獲乎上不亦難乎不獲乎上則身不能保况欲治其民乎不可得也 又曰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身豈知一有不誠他日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

而不爲人所疑道何可行哉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
心一萌鷗鳥舞而不下矣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動
便是驗處若獲於上悅於親信於朋友皆是驗處也

尹曰苟能知此則道無餘蘊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尹曰養老尊賢國之急務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尹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
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爲之強戰是何異於助
桀而富桀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章

伊川曰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尹曰存乎中必形於外不可匿也

孟子曰恭者不傷人章

尹曰聲音笑貌無其實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尹曰孟子之救時無非正道也淳于髡欲以嫂溺爲喻
而說之以枉道故再發問而辭再屈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章

或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楊
氏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爲善然必親教
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學
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必欲
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

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又曰孟子曰易子而教
蓋考之孔子爲然也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之所未學
者其必有以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又奚稱曰君子之
遠其子也

尹曰父子主恩故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章

或問守身如何伊川先生曰守身守之本旣不能守身
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
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
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
命也

明道曰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故
曰孝悌爲仁之本 又曰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
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又曰色
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
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
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又曰事
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
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 又曰子之身所能
爲者皆所當爲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爲事君
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
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
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
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爲周公其

衰矣 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入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又曰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其衰矣孔子以此爲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謂周公有入臣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爲孝不可謂曾子舜過于孝也 又曰介甫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入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也不言其

有餘也

尹曰事親守身惟曾子爲能盡之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伊川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攻其邪心心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楊曰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已正已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以正已爲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時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又曰大人正已而物正者也已正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矣

尹曰臣聞之師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卽害於正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故以格君心之非爲先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非心然後無所不

正而所謂格君心者非有大人之實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呂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妄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不虞之譽得于非義而求全之毀猶不失仁此不可不察也陳仲子欲潔一身而顯處母兄於不義其爲不義均矣而時人反譽以爲廉匡章責父以善而不相遇是愛親之過者而時人反毀以不孝夫二人之行皆不近義而一毀一譽以亂其真故仲子得譽孟子以不義排之匡章遭毀孟子以近仁取之夫君子之取人如不得已取其心可矣毀譽豈可盡信哉

尹曰君子正已毀譽非所恤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章

尹曰言不可不慎

孟子曰人之患章

尹曰尊已自大人之常情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尹曰孟子責其誠不至也

孟子謂樂正子章

尹曰從而無所諫正與不見聽而從之是皆可罪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章

或問伊川舜不告而娶何也先生曰此須仔細理會舜三十方徵庸此時未娶亦莫未遲且以常人言之三十未娶而遂專要雖常人亦不肯爲孰謂舜而爲之舜不

告而娶者蓋堯得以命瞽瞍故不告可也若不如此理會但言舜不告豈不害事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此因爲無後而言也孟子謂無後爲不孝之大因以舜之事明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章

伊川曰仁仁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別出 又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爲不熟不如蕘稗 又曰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止不知足蹈手舞之事也 尹曰仁義之實事親從兄是也不知仁義之實則禮樂爲虛矣蓋有諸中然後有以形諸外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

呂曰養志云者養善志也順親云者順常理也瞽不志於善而舜日以進善不害爲養志瞽日爲不善而舜不順乎不善不害爲順親 又曰不盡事親之道則父子之經不正故瞽瞍底豫然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尹曰舜進此道所以爲大

